

以「南島」為名

原住民族文學中的認同政治與島嶼想像

陳芷凡
國立清華大學

前言：以「南島」為名

地理大發現、帝國殖民鞏固了大陸—國家視角，人們已重新思索羣島世界的內涵。大洋洲島民，同時也是人類學者、小說家、詩人艾培立·浩鷗法(Epeli Hau'ofa)於一九九三年與一九九七年發表兩場演講〈我們的羣島之洋〉(“Our Sea of Islands”)、〈海洋長在我心〉(“The Ocean in Us”)，以「羣島之洋」(a sea of islands)翻轉世人對大洋洲區域的既定印象。浩鷗法指出若是以「羣島之洋」重新看待這些島嶼，特別是從大洋洲島民的神話、傳說、口述傳統以及宇宙觀，就會發現島民立足於海洋，並非以如此微縮的範圍理解世界(52-84)。因此，浩鷗法不只是提出一個重新觀看大洋洲的方式，作者更期盼「羣島之洋」此一認識論能建立島民主體性與文化認同。

浩鷗法「羣島之洋」的觀點，不僅成為臺灣海島住民觀看世界的養分，亦是官方建構南島文化的重要參照。作為原住民族委員會一百〇七年度《南島文化選集翻譯計畫》中譯選本之一，《以海為身，以洋為度：浩鷗法選集》的翻譯與引薦，說明原民會嘗試以「世界南島」為基礎，從中建構臺灣的「南島世界」(童元昭 8-11)。「世界南島」的範疇是以南島語言(Austronesian

August 31, 2020 收到稿件 / May 20, 2021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51 (July 2021): 81-110

§ 陳芷凡，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為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Email: chenfcf@mx.nthu.edu.tw

language)^[1] 作為主要依據。這些共同說南島語的民族，在語言上呈現系統性之演化關係、人種上大都同屬於「海洋蒙古種」，在文化上亦有許多相近之特質（臧振華 2012: 87）。為了建構臺灣的「南島世界」，學界透過考古學、語言學、基因學等研究確認臺灣與世界南島的可能關係；官方在此基礎上推動南島外交、舉辦世界南島論壇，致力於「臺灣是南島原鄉」（簡稱臺灣原鄉論）的文化與政治論述。即使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已有美、澳學者提出臺灣原鄉論，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獲得更多證據支持，直到一九九〇年「臺灣原鄉論」才被重視（許維德 295-297），並轉介成為原住民社會運動與臺灣國族主義運動者的立場，打造南島民族 vs. 炎黃子孫、臺灣 vs. 中國二元對立的框架（劉璧榛 405-459；吳秉謙 79-82）。

臺灣「南島」論述的建構，包括一九九〇年原住民社會運動與臺灣國族主義運動者之參與。一九八四年「原住民」此稱正式為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使用，一九八八年原權會發表〈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該宣言強調「臺灣原住民不是炎黃的子孫，而是屬南島語系(Anstr-ones 或 Malayo-Polyne)；與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且均屬於漢族的閩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不同」（夷將·拔路兒 192）。「原住民」這一名稱逐漸成為泛族羣意識建構的依據，「南島語系」則是人種分類依據。以語言、血緣為基礎的「南島語系」之說，提供原漢分野更為確切的證據。

南島民族 vs. 炎黃子孫分立之說，呼應臺灣國族主義運動者所提倡的臺灣 vs. 中國之二元立場。學者蕭阿勤指出八〇年代中期之後平埔族歷史引起廣泛注意，其中一個原因是福佬人與客家人尋根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有著平埔族的血脈。這個發現，對於擺脫「中國沙文主義」與「漢人中心主義」框架有重要影響。臺灣人混血的事實，強化臺灣與中國大陸不相統屬的獨特性、主體性，對於臺灣史觀的建構有莫大意義（蕭阿勤 274-322）。因此，在八〇年代建構臺灣史觀的脈絡中，臺灣漢人具備平埔血脈的說法，定位了與中國大陸分道揚鑣的「臺灣性」。這番見解，趁勢帶起一九九〇年代平埔族研究與平埔族復名復權運動。^[2] 一九九三年噶瑪蘭族開啟了平埔族復名復權運動，二〇〇二年噶瑪蘭族正式被認定為第十一個法定原住民族，二〇〇六年蘇煥智縣長成立「臺南縣西拉雅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承認西拉雅族為臺南縣縣定原住民族。即使平埔族復名復權運動，屢屢顯現原住民

族委員會、地方政府、平埔族競奪資源的角力（王泰升、陳怡君 11-34；吳人豪 85-98；黃居正 99-118），筆者以為平埔族正名為法定原住民族的成果，提供了臺灣人有著平埔族血脈、平埔族正名納入原住民族、而後原住民族溯源至南島民族之視角，此一關聯建構臺灣人與世界南島民族連結的機會。

在考古人類學、語言學、基因學者的努力下，臺灣南島語言的獨特性進一步說明了「出臺灣假說」(out of Taiwan Hypothesis)——臺灣是南島語族原鄉的可能。臺灣原鄉論雖然受到不少挑戰，卻成為當權者政策發展的立論基礎。李登輝總統執政時期所推行的南向政策，以及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八年陳水扁政府、二〇一六年至今蔡英文政府致力於將「南島語族」的研究成果對應於「南島民族」、「南島文化」。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了支持政府政策導向，二〇一八年積極推動臺紐文化尋根之旅、重啟南島民族論壇等活動。這些作為，一方面顯現執政者望向南方，將臺灣置於南島語系、南島民族、南島文化的樞紐位置，努力擴大外交版圖；另一方面以「南島」為名的想像，在國際政治、外交突圍之外，揭示了一九九〇年代至今臺灣人認同的複雜論辯。

除了原運、臺灣國族主義以及學界的推動，臺灣「南島」論述的建構也須留意原住民族作家作品的聲音。原運與原住民族文學的關係密切，然而，文學一方面延續原運的核心精神，後續也作為回歸部落、文化復振之平臺，再加上一九八〇年代以降文學場域、世代更迭的影響，我們得以透過文學察覺一個更加不同的「南島」觀點。一九九〇年代原民知青為了營造公共論述空間，自辦報刊雜誌論辯重要的公共議題，「南島」的概念與運用正式登場。曾參與原運的林明德擔任《南島時報》主編，他鼓吹「南島民族」、「炎黃子孫」的對立。相較於此，《山海文化》的主編孫大川指出臺灣原住民族可透過文學文化與第三世界原住民結盟，審慎評估族人於書寫中擷取、應用、論證「文化中國」與「文化南島」的靈感和資源，孫大川指出南島語言的混語現象，將是探查臺灣歷史縱深之重要視角。

相較於孫大川，夏曼·藍波安以後殖民書寫姿態自居，從《八代灣的神話》、《冷海情深》至《大海浮夢》，呈現作者「成為」一個達悟男人的心路歷程，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間航向南太平洋的經歷也讓他與世界南島

住民相遇。然而，相較於官方所宣稱的臺灣原鄉論，夏曼·藍波安在討海生活、勞動經驗中確認彼此的親疏關係，傾向以「拉馬克模式」分野陸上的人與海上的人，辯證性地挑戰了以血脈、語言認定的「南島」觀點，勾勒以海洋為家國的認同張力。民進黨政府、原運領袖將「南島」政治化的考慮，有其歷史脈絡，相較於此，筆者將指出孫大川、夏曼·藍波安與官方「同聲複調」的南島觀點，這些觀點指出以南島為名的政治與限制，呈現以文學作品回應南島文化的格局。

壹、「臺灣原鄉論」政治化的論述歷程

南島語族「共同來源」與「擴散路徑」的探索，解釋西元前人類移動、定居以及人際互動的結果，也帶出臺灣在南島語族議題上的重要位置。考古學者臧振華指出南島語族的來源與擴散路徑可分為「快車假說」(Express-train Hypothesis)、「出東南亞假說」(out of Southeast Asia Hypothesis)、「慢船假說」(Slow Boat Hypothesis)、「糾纏地帶假說」(Entangled Bank Hypothesis)、「三 I 假說」(Tripple I Hypothesis)等(臧振華 89-91)。^[3]其中，「快車假說(Express-train Hypothesis)」是「出臺灣假說」的論述基礎。

臺灣南島語言的獨特性，讓美國語言學者白樂思(Robert Blust)與澳洲考古人類學者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提出立論，支持「出臺灣假說」的可能性。白樂思比較南島語族的分羣和詞彙，提出原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分化為福爾摩沙語(Formosan)和馬來玻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分化的地方即是在臺灣或其附近，白樂思因此推測臺灣應該是南島語的起源地，至少是非常接近這個起源地(Blust 45-67)。從考古學的角度，貝爾伍德指出南島語族的祖先是居住在大陸東南沿海的新石器時代的農民，因需要新的土地耕作，於公元前六千年開始海外擴散，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到達臺灣，公元前五千年繼續擴散至菲律賓北部，公元前四千至兩千年南島語族佔居了東南亞(Bellwood 174-185)。白樂思與貝爾伍德指出臺灣作為原南島語分化的可能區域、臺灣作為南島語族遷徙必經之地，顯示了臺灣與南島語系互動的網絡。雖然這只是眾多說法的其中一種，^[4]卻被臺灣學者視為重要線索，並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更直接的證據。

臺灣學者試圖在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及分子遺傳學的證據下，確

認臺灣與南島語系更為直接的對應關係。考古學者臧振華指出若干考古遺址的出土，如臺灣大坌坑文化、澎湖七美島史前石器製造場的發現以及臺灣原住民族可能連結遺址的發現，如臺南南科大道公遺址、宜蘭淇武蘭遺址、臺東舊香蘭遺址等（臧振華 97-101），考古證據強化了「快車假說」。語言學者李壬癸延伸小川尚義的研究成果，重申臺灣南島語言的獨特性，包括歧異性以及保存許多古南島語的現象。他以「人稱代名詞系統」的重建為例，指出語音系統、構詞、句法方面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證據都要來自臺灣南島語言（陳其南 166-168；李壬癸 1-36），這些證據說明了臺灣南島語言系譜的對比性與可參照性。此外，分子遺傳學者林媽利指出從染色體上的基因及粒線體 DNA 的研究可以看到臺灣南島族羣與印尼、菲律賓（東南亞島嶼）的族羣相近。林媽利宣稱其實驗室最先藉由粒線體 DNA（母系血緣）證明臺灣原住民與玻里尼西亞人有直接血緣的關聯，並推論玻里尼西亞人的父系血緣是在遷徙過程中得到的，該研究揭示了「出臺灣假說」的合理性（Broadberry, Chu, Lin, Loo, Trejaut & Yu 2005；陳其南等人 172-176）。從「快車假說」至「出臺灣假說」，學者們強化世界南島論述中臺灣的位置與影響，這些研究成果也成為政府發展臺灣原鄉論——臺灣是南島語族發源地的論述基礎。

在中國國族主義與臺灣國族主義對立之下，民進黨政府促成南島民族論述的建制化（吳秉謙 79-82、劉璧榛 405-459）。因此，「南島」一詞從南島語系轉變為南島民族共同體的想像，也強化臺灣原鄉論之立場。這些論述，不僅成為臺灣與太平洋國家建立實質夥伴關係的基礎，也建構了「南島兄弟姊妹」的真實存在。李登輝政府開始推動南向政策，^[5] 陳水扁政府、蔡英文政府延續南向之方針，進一步建構南島民族之論述（黃奎博、周容卉 61-69）。盧梅芬整理陳水扁總統執政期間的南島文化政策與活動，說明臺灣政府如何強化「南島民族」、「南島文化」論述的能見度。這些政策與活動包括二〇〇二年交通部觀光局將臺東南島文化節列入每月具代表性之十二項大型民俗節慶活動、同年時任臺東縣長徐慶元提出設置南島文化園區、舉辦南島文化節；同年十二月時任原民會主委陳建年辦理第一屆「南島民族領袖會議」，簽署南島民族領袖臺北宣言。二〇〇三年行政院籌辦「南島文化園區」，接續舉辦南島民族國際會議。二〇〇五年史前館《南島研究

學報》創刊、陳水扁與原住民立委進行南島文化外交。二〇〇七年教育部成立「世界南島學術研究計畫」辦公室、同年八月陳水扁宣布「南島民族論壇秘書處」成立（盧梅芬 35-93）。盧梅芬指出陳水扁執政期間強調南島身份的政治性，並透過南島文化外交策略拓展國際空間。

延續陳水扁執政時期所建構的南島論述，蔡英文總統再次深化「南島民族」與「南島文化」的定位。蔡英文總統自二〇一六年上任之後，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深化臺灣與東南亞、南亞、紐西蘭、澳洲等十八個國家的夥伴關係。南島民族論述便是在此契機下重新啟動。首先，二〇一七年十月蔡英文總統啟程前往南太平洋馬紹爾、吐瓦魯、索羅門羣島鞏固邦交，外交部定調為永續南島·攜手共好的「尋親之旅」（〈十月底首訪南太平洋友邦 蔡總統「尋親之旅」避十九大〉，2017）。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臺灣重啟停辦十年的南島民族論壇，首次復辦共有十三個太平洋島國與地區與會。總統蔡英文致詞時，強調臺灣與南島民族的密切關係，期盼透過交流合作，讓南島民族兄弟姊妹之間形成更緊密的夥伴關係（蔡英文 2018）。在這個基礎上，二〇一八年原住民族委員會與紐西蘭北島 Ngāti Manu 毛利部落共同推動「臺紐青少年文化尋根」計畫，透過雙方青少年互訪實地交流，深化兩國夥伴關係並擴大南島文化圈的概念（莎韻·斗夙、雅柏甦詠·傅依哲努 2019）。二〇一九年三月南島民族論壇執委會於帛琉舉行，蔡英文政府肯認原住民族在南島區域的重要性，正式通過「南島民族論壇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五年的中長程計畫」（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9），該計劃分五大策略，以語言文化為核心，向外延伸出區域產業發展、學術與政策研究、人力資源發展及基礎型會務建構（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9a）。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夷將·拔路兒於帛琉南島論壇的開幕式援引蔡總統之語，再次強調「南島民族」共同體的願景：

從陸地的觀點來看，太平洋島嶼既分散又渺小。但事實上，從南島民族特有的海洋觀點來看，我們共享全球最大的海域，具有遼闊的視野，可以為全世界帶來重要的貢獻。（蔡英文 2018）

蔡總統強調原住民族是「南島的兄弟姊妹」，共同具備「海洋觀點」，共享全球最大的海域。這些論述，透過政府決策、宣言以及相關部會的支

持與活動辦理，展現民進黨政府透過原住民族連結南島文化共同體的過程。

考古人類學、語言學、分子遺傳學者持續探索「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議題，民進黨政府運用臺灣原鄉論的說法，打造南島民族、南島文化共同體，正面迎擊中國政權的挑戰。事實上，「臺灣原鄉論」不僅是學術課題，也是臺灣民眾確認主體性的路徑之一。筆者側重「臺灣原鄉論」政治化之過程，特別聚焦在民進黨政府政權，並非忽視其他領域所發展的南島語系論述，我們可以預見的是，透過政府政策之推動，特定領域的發展將大有可為，諸如「南島民族論壇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五年的中長程計畫」的通過，政府、原民會提供經費與人力支持語言文化、區域產業發展、學術與政策研究、人力資源發展及基礎型會務建構等面向，協力打造臺灣與世界連結的南島論述。不過，正如同一〇六年度監察院針對「南島文化對新南向政策之意義」案件之批評，包括戰略目標游移、在全球與兩岸互動格局的定位不清；並提出應深化南島文化優勢……等建議（監察院 2017），「臺灣原鄉論」政治化過程中的協力與角力並存，事實上也影響臺灣原住民作家對於南島民族、南島文化的理解。文學作為族人以第一人稱發聲的方式，作家作品「以南島為名」回應了哪些議題？皆為臺灣南島文化建構的重要參照。

貳、南島作為一種立場：《南島時報》、《山海文化》的認同思索

原運興起，是族人回答「我是誰」的重要契機，「先住民」、「原住民」與「南島語系民族」哪一稱呼最能取代「高山族」，成為當時臺灣社會討論的焦點。一九八四年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正式使用「原住民」。不過，時任中研院院士李亦園、以及時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漢寶德皆反對使用「原住民」一詞。兩人依據科學證據指出「原住民」並非最早居於臺灣，故「原住民」一詞是政治目的，應以學術上所使用的「南島語系少數民族」、「南島民族」最為合理。^[6]相較於李亦園、漢寶德之說，中研院學者張茂桂、黃應貴、蔣斌、陳茂泰、石磊、瞿海源聯名主張應尊重原住民的自稱，強調族人自我命名的權利應受到尊重。他們反駁使用「原住民」一詞的質疑，卻也對原運人士未能運用「臺灣南島民族」建構族羣意識而感到遺憾。學者們指出族人建立族羣認同感的過程中，執著於「原住民」

一詞，正是近三百年來族人深受華人統治與華人教育，而僅將眼光侷限於臺灣本地族羣關係的結果。^[7] 學者們從科學依據以及漢沙文主義回應「原住民」自稱，這些論爭這也成為林明德創辦《南島時報》的起點。

林明德力圖擺脫漢字「原」的各式限制，主張用「南島民族」作為統稱。一九九五年七月自辦綜合性報紙《南島時報》，創刊號解釋以「南島」命名的考慮：

我們選擇了臺灣社會最陌生的「南島」作為報刊的名稱，雖遭受到主張堅持以「原住民」作為族羣統稱的質疑反對。但是為了跳脫「原」的思考盲點與可能限制，我們寧可選擇最艱困的路。其實，近代考古學家、語言學家已相當確定，臺灣原住民不但是南島民族的一員，甚至是整個南島語系的發源地，因而用「南島」統稱臺灣原住民，不但最符合科學的事實也可以擺脫漢人玩弄文字遊戲的魔障，甚至可以跳脫漢人所制定的遊戲規則，提供族人一個全新的視野，也為民族創造一個更寬廣的發展舞台。

（林明德 2）

林明德指出原住民的「原」字，引發諸多爭議，他希望「南島」一詞能跳脫漢文化之視野。這份期待如何落實？首先，報刊設立「南島民族系列報導」專題。《南島時報》發刊日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第八版強調「臺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該系列報導附上南島民族遷徙圖、南島語族簡介，以及蔡百銓〈臺灣：南島文化的復興基地〉一文，後續刊登〈臺灣原住民族簡介〉(1995.7.20)、〈臺灣平埔族簡介〉(1995.7.27)、以及玻里尼西亞諸國：庫克羣島(1995.8.3)、東加友善羣島(1995.8.17)、尼威、吐瓦魯(1995.8.24)、紐西蘭毛利族(1995.8.31)、大溪地(1995.9.8)、復活節島(1995.9.15)、夏威夷(1995.9.22)；美拉尼西亞諸國：美拉尼西亞(1995.9.29)、斐濟(1995.10.6)、所羅門羣島(1995.10.20)、巴布亞新幾內亞(1995.10.27)；密克羅尼西亞諸國：密克羅尼西亞(1995.11.3)、諾魯(1995.12.8)、關島(1995.12.15)、帛琉(1995.12.22)、羅塔島(1995.12.29)。「南島民族系列報導」每一國家僅有半版篇幅的介紹，不得不簡化人口、地理環境、族羣文化等項目之描述，繼羅塔島之後未見該系列報導之延續。此外，《南島時報》主要關注臺灣政壇與

原住民社會事件，世界南島住民的報導比例不高。即使如此，讀者仍可察覺一九九〇年代臺灣社會對南島議題的關注，包括以南向政策、國際外交串聯臺灣與南島民族的關係：〈臺灣原住民是李總統南向政策的先鋒〉(1996.5.9)、〈臺灣原住民組團到南島語系國家親善外交〉(1996.10.10)、〈李登輝：臺灣將成南島研究重鎮〉(1999.5.13)；或南島區域的個別串聯，如〈蘭嶼和巴丹島醞釀成立蘭巴共和國〉(1998.3.24)、〈一九九九臺東南島節：縣長邀帛琉總統來臺參加盛會〉(1999.5.13)。這些報導顯示南島文化藝術結盟的機會，不僅拓展臺灣的外交版圖，亦能豐富臺灣南島文化的建構。

相較於《南島時報》對立「南島民族」與「炎黃子孫」，一九九三年創刊的《山海文化》雙月刊秉持國際原住民文化同盟的理念，同時正視「文化南島」與「文化中國」交會於族人的多重影響。《南島時報》以「南島」定位臺灣原住民，《山海文化》主編孫大川則以「山海」召喚族人的存在感：

對原住民而言，「山海」的象徵，不單是空間的，也是人性的。它一方面明確地指出了臺灣「本土化」運動，向寶島山海空間格局的真實回歸，另一方面也強烈突顯了人類向「自然」回歸的人性要求。……我們的視野並不希望被侷限在臺灣原住民身上。彼岸甚至廣泛的第三世界少數民族的處境、經驗及其豐富的文化資產，都是我們關心、探討的主題。我們深深相信：一個僅僅以漢民族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或文化論述，不僅不完備，甚至會窒息整個民族文化的生機；而以白人為中心所宰制的世界，也終將逼使人類枯槁而死。(1993: 4)

孫大川以山海觀點重新定義「原住民」，他指出原住民回歸山海空間，不只是回應臺灣本土化趨勢，還在於強化人類回歸自然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根植於人性，孫大川指出原住民卑微、苦難的經驗更能觸及生命本質與人性底層(1993: 4)。因此，若族人能參看中國、第三世界少數民族的處境、苦難經驗與文化資產，形成跨越國界的文化同盟，將能改善漢人中心、白人中心的困局。事實上，孫大川提出的「文化同盟」與一九九三年聯合國國際原住民年的決議密切相關，這也使得《山海文化》第二期設定「國際原住民年的回顧與展望」專題，特別刊登〈一九九三聯合國國際原住民

年主題：原住民&新夥伴的關係)一文。該文指出一九九四至二〇〇三年為世界原住民族國際十年，主要目標是加強國際合作，解決原住民族在人權、環境、發展、保健、文化和教育等領域之問題。孫大川以原住民族所遭遇的苦難經驗為基底，呼應「國際原住民年」之訴求。

一九九五年一月《山海文化》第八期「國際原壇」專題首次出現「南島民族」之詞，該詞回應新夥伴關係的訴求與期盼。「國際原壇」專題收錄蔡百銓的兩篇文章〈臺灣：南島文化復興基地—序「大洋洲報導」開講篇〉、〈文化南島：為臺灣尋找另一個座標《大洋洲史》出版序〉、以及兩篇由蔡百銓翻譯的文章。外譯文章分別是紐西蘭語言學者安德魯·鮑來(Andrew Pawley)的〈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anguage”)與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的〈臺灣：南島民族的發源地〉(“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s”)。值得注意的是，貝爾伍德一文中中文直譯的標題應為〈南島語族擴散與語言的起源〉。貝爾伍德指出古老的南島語族就在臺灣發展成熟，而後移民至東南亞、大洋洲。原文如此，但譯者蔡百銓直接推論為臺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不僅將標題譯為「臺灣：南島民族的發源地」，更極力推崇正宗的南島文化：「能夠保存正宗南島文化者，當推我國原住民與大洋洲島民」、「南島文化之重振與創新，必然將以臺灣為基礎而大放異彩」(蔡百銓 114-115)。蔡百銓之說雖然論證不足，不過，該篇文章不僅刊載於《山海文化》雙月刊，也刊登於同年七月《南島時報》的創刊號，更成為《南島時報》發刊詞的重要依據。相較於《南島時報》立論，《山海文化》主編孫大川表示「國際原壇」的設立，是為了辯證臺灣歷史文化交會、混雜、甚至是衝撞之現實：「臺灣文化的內涵是豐富的，不能夠僅以『文化中國』來涵蓋。蔡百銓這一期以及今後一系列的論述，將不斷突顯這個主題，擴大原住民與臺灣的文化歷史縱深」(1995: 1)。這番話語，不僅辯證性地看待「文化南島」與「文化中國」之交會，更希冀能藉由「南島文化」擴充原住民與臺灣文化歷史縱深。

語言的使用，將是一個透過「南島文化」擴充原住民與臺灣文化歷史縱深之視角。孫大川鼓勵族人同時以漢文或羅馬拼音文字書寫，除了族語書寫，更力倡漢文書寫「可以考驗語言受異文化的可能邊界，豐富彼此的語言世界」(1993: 4)。發表於一九九三年的〈山海世界〉，展現孫大川建構

原住民族漢語文學之立場，阿美族阿道·巴辣夫的詩作〈肛門說：我們才是愛幣力君啊！給雅美勇士，在立法院〉與散文〈好想「彌啣啣」啊，現在〉更是孫大川屢次舉證之佳作。〈肛門說：我們才是愛幣力君啊！給雅美勇士，在立法院〉一詩當中，「肛門」具有排洩器官和政府(government)的雙重意義，「丁字褲」兼具貼身衣物以及達悟人之指涉，而「愛幣力君」則可同時表示為嗜利的君王（政府）以及土著(aborigine)。透過諧音，詞語因而有多重意義的組合：

節奏完全是阿美族的，拼音和漢語書寫夾雜，文白相間，加上詼諧幽默的筆調，實在令人暢快。姑且不論它是否介入、解構了百朗書寫，它其實開啟了整體臺灣文學一個全新的視野和領域。
（孫大川 2003: 74）

詩作中英文意的轉折，一方面是作者運用諧音批判的巧思，卻也呈現了中國、南島，以及美國、日本帝國交會於族人身上的權力關係，顯現語言與異文化交會的邊界，亦實踐孫大川透過南島文化（語言），擴充原住民與臺灣文化歷史縱深的期待。此一觀點，在學者魏貽君的論述下進一步強化。魏貽君指出移民者或殖民者的外來語言終究、必然促使了土著社會原本存在的語言政治生態，衍生出有機地、辯證地的混語現象：「因此，混語書寫之於他們，不是為了圓滿個人的美學習癖，而是在探查了殖民歷史傷痕之後，深沉地檢索、驗證族羣的、自我的多元文化身份認同線索」(371)。南島語言繁複的混語現象，表現在作家作品之中，也同步展現了臺灣歷史銘刻在原住民族身上的影響與痕跡。

在南島語言的混語基礎上，孫大川除了說明「漢語番化」、「番語漢化」之運用，他援引了學者詹素娟平埔族研究的成果，試圖說明從「漢人」回到「熟番」、從「熟番」找到「土番」、再從「土番」連接到「野番」（生番）的一個迴向過程，進而強調「返來做番」的姿態，辯證地展現對於主體、認同的看法：

平埔族意識的折返，其核心的意義與價值，並不在他選擇了「甚麼」或向「誰」來認同，而是接受「兩邊」作為他認同的共同源頭，這才是人的存在或文化存在的真實狀態。所謂純粹的漢族

或純種的原住民，若非虛幻的想像，便是狂妄的偏執。……平埔意識，讓我們理解到浮動的族羣邊界，也讓我們有機會不斷揚棄自己主體的主體。(2007: 3)

平埔意識的折返，其價值是接受原漢、父輩母系作為認同的「共同」源頭，亦為孫大川反思族羣認同與身份主體的路徑。因此，南島語言的混語書寫、平埔族混血的認同政治，是一個觀察臺灣歷史縱深的重要視角，也是《山海文化》辯證性地看待「文化南島」與「文化中國」之期盼。如同魏貽君「沒有母語，如何混語？」的提醒，南島語言文化及其混雜，足以深化臺灣多元歷史縱深之視角，亦是原住民族給臺灣的禮物。

文學語言的討論，肩負著一九九〇年代「原住民」、「南島民族」正名論辯的政治性，以及如何定位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考慮。曾參與原運的林明德挪用具有民族主義之「南島民族」概念以抵抗「炎黃子孫」；孫大川採取國際原住民族聯盟的位置，指出臺灣原住民應與第三世界原住民各族結盟，並認為臺灣文化內涵的深度，是建立在一種辯證關係之上，臺灣文化不能只依據「文化中國」視角，還需重新發現「文化南島」帶給臺灣的禮物。在此，南島民族 vs. 炎黃子孫的二元對立，以及文化南島 vs. 文化中國的辯證關係，具體而微地呈現了後續原住民建構身份認同的考慮與挑戰。

參、以海洋為家國：夏曼·藍波安的羣島想像

不同於《南島時報》報導〈蘭嶼和巴丹島醞釀成立蘭巴共和國〉(1998.3.24)、〈蘭嶼與巴丹島簽署雙方交流『備忘錄』〉(1998.3.24)、〈蘭嶼達悟人再訪巴丹島，尋找與比對飛魚原鄉文化〉(1999.5.13)的政治效應，夏曼·藍波安於日常之中體會蘭嶼和菲律賓巴丹島的密切關係，也透過勞動經驗確認自身與世界南島住民的關聯。二〇〇四年十二月至二〇〇五年二月夏曼·藍波安前往南太平洋、拉洛東咖島(庫克羣島國)與斐濟；二〇〇五年五月至七月與日本航海家山本良行(Yamamoto Yoshiyuki)、五名印尼人乘印尼傳統獨木舟環行太平洋。這些經歷不僅化為《大海浮夢》的章節，也完成了夏曼·藍波安始終嚮往的「爛夢想」。有意思的是，不同於官方、學界所建構的南島文化，作家的南島視角呈現在海上勞動的生命型態、以海為生

的生命情調。夏曼·藍波安透過作品提醒我們唯有透過勞動經驗方能深入南島文化的肌理。

夏曼·藍波安於九〇年代回到蘭嶼，重新學習如何當個達悟男人，作品反映其確認身份認同的軌跡。第一本作品《八代灣的神話》（一九九二）以紀錄達悟族口傳神話為書寫起點，字裏行間透露作者回應神話傳說、回歸部落、回覆傳統的姿態。散文集《冷海情深》（一九九七）、《海浪的記憶》（二〇〇二）描述其學習潛水捕魚、伐木造舟，透過勞動理解達悟族的海洋文化，也透過聆聽父執輩的教誨認識達悟傳統。當他獲得族人以及父執輩的認同，也就愈能感受到身為達悟人的驕傲。然而，這樣的歷程充滿挑戰。夏曼·藍波安第一本小說《黑色的翅膀》（一九九九）描繪四個達悟男孩的成長歷程，這四個孩子面臨傳統文化的快速消逝、現代經濟帶來新的價值觀、國民教育的偏見、西方基督宗教的影響，呈現了達悟人的矛盾與衝突，使得他們對這個正在變動的世界抱持不同的嚮往與反省，其中，抗拒現代化誘惑與威脅，留在島上成為捕撈飛魚高手的卡洛洛，是夏曼·藍波安心之所嚮的理想角色。這個形象在後續作品出現的「龍蝦王子」、「海洋的大學生」延續下來，這個角色不僅成為夏曼·藍波安反覆書寫的寄託，亦是其後殖民書寫策略的具體表徵。不過，成為龍蝦王子、海洋的大學生並非讓自己只能守在島上，相反地，這樣的生命經驗成為夏曼·藍波安連結南島民族之契機。二〇一四年出版的《大海浮夢》為夏曼·藍波安回顧自身之作，第一部分「飢餓的童年」回溯他的童年時光，第二、三部分描述他實踐了兒時航行於遠洋的夢想，不論是在庫克羣島國、或是在環太平洋的島嶼上，他再次驗證了浩歐法以「羣島的海洋」(a sea of islands)定義大洋洲，讓海洋成為主體，海洋便是「多物種共生連續」(multispecies connectivities)之繁複世界(浩歐法 2018: 52-84; Huang 3-19)。事實上，海洋是多物種共生連續的繁複世界，始終是《冷海情深》、《海浪的記憶》至《老海人》、《天空的眼睛》等作品的核心議題，《大海浮夢》一方面延續此書寫主軸，另一方面擴大了浩歐法名言「我們是海」(We are the ocean)的「我們」(we)指涉。

夏曼·藍波安與海共生的情感，是作者「成為達悟人」之起點，「我們是海」則是與世界南島住民快速熟稔的關鍵，行文中的「我們」不僅是

達悟人、南島住民，還包括同樣以海為生、在海上勞動的人們。首先，夏曼·藍波安延續後殖民書寫的批判立場，強調達悟人與南島住民同樣承接核廢料的處境，以此建構「我們」此一共同體。《大海浮夢》第二章〈放浪南太平洋〉並置蘭嶼、拉洛東咖島居民反核行動，連結島嶼間共同的受害經驗。作者遇見 A 君——一位反核的猶太人，A 君尋找父親並至醫院擔任志工的行為，令作者聯想起自身參加一九九六年於大溪地舉辦的「西元二〇〇〇年廢除第一世界運儲核武、核廢至第三世界」活動，以及一九八八年蘭嶼「趨除惡靈」社會運動。然而，相較於小島面臨的威脅，拉洛東咖島民不談反核，他們的生命態度一如達悟族人的低調與勤勞。島民對核廢料的沉默，使得夏曼·藍波安重新思考自身與世界南島住民的關聯。

除了受害經驗，夏曼·藍波安察覺日常生活經驗的交會才是共構「我們」的基礎。作者遊歷南太平洋、印尼沿海的過程中，多半是透過語言、日常慣習確認彼此為世界南島住民的一份子。當他們航行於摩鹿加海峽，停靠 Samitigi 漁村岸邊時，男人聚在一起嚼檳榔、吐檳榔汁，並邀請夏曼·藍波安加入。夏曼·藍波安很自然地為自己製作檳榔，動作與方式與當地人相似，也因此獲得他人信任：

這個小小的動作卻是我們彼此之間的「共通語言」，驅除陌生的距離。我因而跟他們數著一、二、三……以及說著臉部五官的稱呼，眾人嚇了一跳。……吃檳榔，以及數字、單字的相似，說明了「南島語」使用區域是非常廣闊。(2014: 307)

夏曼·藍波安的膚色、形貌、身高與玻里尼西亞人相仿，在日常習慣與語言的相似性下，他們拉近了彼此距離，那份在語言、血緣基因相似的親切感，對作者而言遠勝於祖國、或是相同宗教信仰所凝聚的認同感。在這個基礎上，夏曼·藍波安還驚喜地發現在庫克羣島所遇見的人，對海洋的理解與感受與他如此一致：

海洋的韻律，……證實了我孩提時期與諸島嶼島民的相遇是親切淹過陌生，感受彼此間的親和熱情是由海洋的洋流臍帶所牽引的。……然而，對於我的房東，她的兒子彼得，我本人，那位女性以及其他許多的南島族人，海洋是我們共同祖先追尋太陽

升起的地方的捷徑，是海洋讓我們認識這個星球，那何謂「海洋」呢？其實就是會流動的、有情緒的水。(2014: 153)

相較於語言與風俗習慣的相似性，夏曼·藍波安指出庫克羣島住民同為南島民族，對海洋既依戀又敬畏的感受是彼此最「一致」的行為。《大海浮夢》中描繪密克羅尼西亞的卡洛琳羣島男性，在航海經驗下具備觀星的知識、月亮與潮汐的常識，甚至能感知二十八個風的名字（夏曼·藍波安 2014: 194）。感知環境能力的相關描述，始終是夏曼·藍波安作品之特點。這樣的感官知覺，不僅是當地男性普遍的常識，亦為海洋民族共感的環境知識，更是作者思考「南島文化」建構的路徑。換言之，這些民族透過勞動經驗能感受到海洋的情緒、擁有以海洋觀看世界的眼睛，對夏曼·藍波安而言這些經驗、感情才能厚實「南島民族」的內涵。

除了這一羣與海共生的南島民族，「我們是海」的「我們」，還包括另一羣與海共生的人們——從臺灣、大陸前來庫克羣島國的遠洋漁工。這些遠洋漁工為了脫離貧窮，將自身命運交給了船家。同樣以海為生，遠洋漁工用生命、用經驗所理解的海洋知識、所體會的海洋情緒，與南島民族如出一轍，讓夏曼·藍波安充滿感情地描述這一羣「海上的人」。來自臺灣的陳船長為了生存，學習看氣候測水溫、測洋流，評估雲彩與風速對船隻的影響，還得熟記魚市行規、不同公司的漁撈術語、國際海上的漁撈事務。海浪淬鍊他的人生，十噸的船因此成為他的世界。同在一艘船上的羌族人小平、發仔，也從平地小夥子蛻變為熟悉各項漁業事務的漁工，這些因經驗而來的「野性知識」是夏曼·藍波安重視且同理的部分：

他的叛逆期是在海上過的，是海浪淬鍊了他，是魚鉤給了他細心，是魚線給了他耐性與節儉，月亮與氣象給了他智慧，許多許多的人生哲學是每波海浪給他思索。……他討厭知識分子只想服從科學儀器建立知識，卻對他的野性知識如何被訓練並不感興趣。(2014: 179)

陳船長的人生哲學是在海上習得的，他照顧來自大陸的少年船員，猶如父親見證少年們在技術上、人格上的成熟，這些經驗讓夏曼·藍波安有感而發：「我體悟了閩南人在海外獵魚的韌性、耐性與耐心，在海外與大陸

漁工自成一個『漁業國家』的命運共同體」(2014: 239)。此一命運共同體的想望，就是一起努力改變貧窮的生活。不論是船長或漁工，赤貧讓他們離開原本的家園成為討海人，赤貧讓他們在海上心智提早成熟，那些生死患難的共在感，讓大海成為他們心中一致的國家。南島民族以海「為」生，根植於文化脈絡的經驗讓族人具備感知海洋情緒的能力；漁工則是以海「維」生，生存法則讓漁工敏銳於海洋氣象的變化。不論是「以海為生」還是「以海維生」，海上的人有別於陸上的人，海上的人透過勞動經驗而具備的野性知識，是彼此惺惺相惜、形成共同體的基礎。

夏曼·藍波安將這一羣「與海共生」的人們視為我羣，回應了「拉馬克模式」的人類學視角。人類學者喬赫林·林內金(Jocelyn Linnekin)與林特·波易爾(Linette A. Poyer)依據大洋洲民族誌資料提出人羣分類與身份界定的方式，分為強調「先天」特質的「孟德爾模式」(Mendelian Model)以及強調後天特質的「拉馬克模式」(Lamarckian Model)。孟德爾模式指出人在出生前所獲得的特質具有可傳承性，比較接近西方強調「出身」的族羣觀念；相較於此，拉馬克模式強調個體與環境(包括土地、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互動、學習所獲得之特質，呈現一種集體社會構成之人觀。多數大洋洲地區幾乎具備「拉馬克式的認同」，即該區域人們界定某人屬於我羣或他羣的關鍵並不以血緣為基礎，而是以實踐為主。換言之，成為甚麼人並非血緣，而是因為做了甚麼事(Linnekin & Poyer)。大洋洲重視環境、行動、人羣關係展演的「拉馬克模式」廣受族羣研究學者引用。學者們提出「拉馬克模式」不只是呈現大洋洲島民的特質，還在於省思僅以「出身」(血緣)作為人羣區辨與認同依據的限制。

事實上，我們都能創造另一種分類方式，甚至指出夏曼·藍波安說法的偏頗，不過，人類學者何翠萍、蔣斌指出了最為關鍵的問題：「在甚麼情況下強調血緣的族羣性成為一個社會體系之中如此重要的象徵？」學者們指出殖民主義的國家擴張、現代國族與國家意識之鼓吹，使得強調血緣的族羣性成為當代最普遍的一種認同形式(何翠萍、蔣斌 1-29)。在現代國族意識的鼓吹下，不論是殖民者或是被殖民者皆透過共同祖先、語言、血緣強調族羣性，臺灣官方的南島論述、夏曼·藍波安的后殖民書寫策略正是立基於此。然而，夏曼·藍波安雖然刻意對照蘭嶼、拉洛東咖島核廢料

影響當地原住民的事實，強化南島民族深受其害的經驗，但作者也察覺這些「論述」真正回饋給島民的部分有限，就像《大海浮夢》藉由陳船長的話批評藍綠政客們：「我們的國家是藍色大海，魚類是我們的衣食父母，臺灣嗎？是亡魂回歸的島嶼」(2014: 232)；又或是諷刺充滿政治術語的南島文化：「當時副總統呂秀蓮女士說『臺灣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這句話放在政客身上，成為合理說謊的政治工具，這是我客觀的說詞」(2014: 274)。筆者認為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使得夏曼·藍波安強調「勞動經驗」的南島觀點以取代充滿政治意味的「論述」。

透過勞動經驗，夏曼·藍波安以此區辨「海上的人」與「陸上的人」。「海上的人」包括南島語族與遠洋漁船船員，他們皆以海維生，從中培養判斷天象與海象的敏銳度，讓海上勞動成為肯認自我、完成自我的一部分。大洋洲「拉馬克式」認同讓實踐同一件事的人視彼此為「我羣」，南太平洋島嶼住民、遠洋漁工因討海的勞動經驗而相知相惜，一艘船上即使存在不同階層、國籍與族羣，漁工們能掌握海洋情緒，與南島住民一樣對大海保有敬畏之心。以海洋為家國的住民感受、善用環境的「野性知識」，是彼此建構共同體的關鍵，先有野性知識為根基，而後才有語言表現的果實。如果「我羣」的辨識只憑藉語言的相似度，而忽略了多重文化交會下的經驗實踐，恐流於表象；同樣地，血脈「正統」不代表具備認同感，生活經驗才能凝聚對外的共識，不同族羣與國籍的漁工，他們正透過經驗獲得野性知識，實踐南島住民感知萬物的姿態。

筆者認為《大海浮夢》展現了「以海洋為家國」的南島觀點。夏曼·藍波安一方面實踐後殖民書寫策略，批判「陸上的人」以大陸思維、西方學術知識輕視

達悟人、南島住民以海為生的野性知識，顯現了跨原住民性(trans-indigeneity)^[8]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作者以勞動實踐為依據，將達悟人、南島住民、遠洋漁工視為「海上的人」，重新思考人羣分類的方式，批評臺灣 vs. 中國二元對立的政治想像。以海洋為家國的「南島」觀點，重視勞動與生命經驗，不僅回應拉馬克式的族羣認同，也展現認同框架的建構與超越。

肆、結語

臺灣作為一海島，海洋是連結臺灣與世界的路徑，與其他羣島互為參照，臺灣有其機會共同探索羣島世界之內涵。《文化研究》二十八期「羣島思想與世界」專題中，主編王智明引介日本文化人類學者今福龍太《羣島：世界論》，以及濱田康作、東松照明的影像創作，揭示島嶼如何被想像與理解為一種「共鳴體」。羣島共鳴體之所以可能，涵蓋了島嶼之間人的漂流、語言的演化、歷史的複寫以及文化的交涉（王智明 4）。相較於大陸——國家思維，今福龍太指出「如今，我們正要佇立在『大陸——國家』相反極端處、在海底互相聯繫的『羣島——世界』之浪潮岸邊」（2019: 214）。作者提示人們必須拋擲對於土地的既有概念，以隔海互相聯繫的羣島之「關係性」作為信賴與根據之視野。事實上，如同王智明的詮釋，今福龍太所意指的「羣島」不只是地圖上一串連續的「島」，更是當代人類在現代制度——亦即時間、地圖、法律、市場經濟、文字語言的另一側，所賦予新的「關係性」與「接續性」視野的名字(2019: 219)。換言之，今福龍太以《羣島：世界論》重新反省人們的慣常思維，期許羣島世界觀能帶來新的想望。

我們可從「以南島為名」的各式運用發現臺灣、羣島與世界的關係，原住民族更是連結此一關係的重要角色。王甫昌指出「族羣」並不是因為有一些本質性的特質（例如血緣關係或語言文化特質），所以才存在。族羣團體其實是在差異認知、不平等認知、集體行動必要性認知中建構而得(9-51)。因此，即使在清朝、日治時期已有「番人」、「蕃人」等指涉，卻未如戰後同化政策下族人深受多重威脅，產生一種反抗壓迫的認知與集體行動之結果。在這個向度上，一九八〇年代原住民社會運動者標誌臺灣兩大族羣的對抗：漢人 vs. 原住民，這是泛原住民族認同的基礎。延續王甫昌的族羣觀察，學者許維德梳理「臺灣原住民起源」不同派別的說法，標誌了日治時期「南來論」、戰後提出「西來論」、「臺灣原鄉論」的軌跡（許維德 265-318）。日治時期人類學者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宮本延人指出臺灣原住民是經由東南亞北上抵達臺灣，鼓吹南來論。戰後林惠祥、凌純聲兩位民族學者以「古代閩越人」概念為中介，認為臺灣原住民是從中國東南沿海渡海而來，建構臺灣原住民西來論。一九九〇年被正視的「臺灣原鄉論」，轉介成為原運以及臺灣國族主義運動者的立論，持這派說法的論述者進一步提出南島民

族 vs. 炎黃子孫、臺灣 vs. 中國二元對立的框架。漢人 vs. 原住民族的二元對立，在一九九〇年代臺灣原鄉論以及臺灣國族主義運動的支持下，擴大了漢人（漢藏語系、中國）vs. 原住民族（南島語系、臺灣）對立的指涉。

當然，原住民族、南島語系、臺灣的關係並非直接對應，本論文指出串連三者最關鍵的線索是平埔族與漢人混血的歷史事實。為了與中國炎黃子孫進行區隔，臺灣國族運動者強調臺灣漢人多數混雜平埔族血脈，與中國漢人有別；對內建構臺灣四大族羣為「新臺灣人」的論述。一九九〇年代後期平埔族正名運動趁勢而起，噶瑪蘭族、西拉雅族正名為原住民族。二個平埔族正名為原住民族的事實，形塑了混血臺灣人、平埔族、原住民族聯名的關係，強化「新臺灣人」之說更立體的證據。同樣於一九九〇年代備受重視的臺灣原鄉論，立基於語言學、考古學的證據，揭示臺灣原住民和世界南島的可能系譜。後續在政策的加持下，強化了臺灣、原住民族、南島語系的聯結，這些論述讓臺灣「南島民族」與「南島文化」現身。在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三位總統推動南向政策之下，臺灣與南太平洋島嶼區域的文化交流熱絡起來，也因此促成諸多以南島為名的各項活動。這些具有政策目的之締結，強化臺灣國族主義、南島外交的發展，有其重要意義；然而，文學文本提醒了我們：過於單向、政治化之論述恐將阻礙南島文化建構的完整性。

本篇文章之重點聚焦在原住民族文學如何「以南島為名」，展現作者對於主體認同以及島嶼想像的思考。首先，筆者並置了《山海文化》與《南島時報》對於「南島」一詞的討論，藉由一九九〇年代族人對於「南島」概念的指涉，一探臺灣原住民族與臺灣人主體認同的策略。這些論辯不僅觸及臺灣原住民族的起源，也顯現了當時臺灣四大族羣的競奪關係。參與原運的主編林明德，在《南島時報》創刊號即說明以「南島」統稱臺灣原住民，其目的是為了擺脫漢字魔障與遊戲規則。相較於二元對立的史觀，《山海文化》一方面強化世界原住民族文化同盟之立場，強調族人的苦難經驗是連結彼此的基礎，另一方面則辯證性地看待文化中國與文化南島對族人、對臺灣人的影響，因此，孫大川指出「南島」是觀察臺灣歷史縱深的重要參照。事實上，孫大川、魏貽君等學者提醒讀者留意原住民族文學的混語現象，不只是混語的狀態、時機與策略，更為深沉的呼籲是邀請臺灣人「返

來作番」的心意，南島語言、南島文化的混雜性因此成為臺灣人理解歷史、形構多元文化的重要基礎。如果孫大川揭示了一九九〇年代「南島」作為臺灣人身份認同的線索，夏曼·藍波安則在後殖民書寫策略的基礎上，反省官方、學術界過於論述的南島觀點，他以勞動經驗提出「以海洋為家國」的島嶼想像。夏曼·藍波安與南太平洋島嶼住民熟稔的方式，除了共有的南島語言，還在於「我們」都透過勞動經驗感知海洋的情緒，並深刻地體會浩鷗法「我們是海」的真義。不過，對作者而言，「我們是海」的「我們」還包括一羣來自中國、臺灣遠洋漁工。這些漁工因貧苦而遠離家園，與達悟人如出一轍；經歷討海人的生活與考驗，船長與漁工們對於海洋的理解竟與自己、與南島住民如此相似。南太平洋的外籍漁工、島嶼原住民們具體而微地表述了底層社會單一選擇的命運，以及因勞動經驗而來的野性知識與我羣觀點，呼應了強調後天特質的「拉馬克模式」。夏曼·藍波安提出以海洋為家國的島嶼想像，提供了一個思考海洋認同與海洋文學的新方向。

臺灣南島文化的建構，無疑是拓展臺灣外交版圖的重要策略。不過，如果僅用政治、政權與地理範疇來理解南島，在很多的議題上，可能變得既無趣又無解。相反地，「以南島為名」的文學視角卻能激發臺灣人認同與島嶼想像之空間。孫大川與夏曼·藍波安的南島觀點，提醒讀者重新思考漢 vs. 原、炎黃子孫 vs. 南島民族並置的意義，族羣認同邊界的混雜與超越，見證了在血緣與語言之外，「我羣」形塑的繁複過程。民進黨政府突顯「南島」作為一個對應「炎黃子孫」的另類差異主體，或許不易延伸至臺灣不同主體對「南島」的理解，不過，原住民族文學作為一種回應，同樣聚焦於反省、論辯臺灣人身份認同之議題。因此，筆者相信，有很多個「南島」觀點，才得以協助我們描繪、理解、分析一般概念中那個龐大的「南島」；筆者也相信，這些同聲複調的南島觀點，最終都將匯聚在回答「我們是誰？」的島嶼想像。

註 釋

1. 南島語是世界上最大的語系之一，在地理分佈上，北到臺灣，南到紐西蘭，東到祕魯西邊之復活節島，西到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涵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約三分之一以上的廣大水域。

2. 多位文化工作者長期致力於平埔族正名運動，如潘朝成以「熟番是殖民壓迫種下之惡」、「買辦階級的壓迫」說明被動拋棄原住民族身份的平埔族具有合情、合理、合法的正式名依據(2012: 175-187; 2018: 67-93)。
3. 「快車假說」緣於對人類拓殖波里尼西亞的探討。在語言學的證據下，該假說指出波里尼西亞人的祖先快速地從東亞移居至波里尼西亞，南島語族自大陸東南的原居地（包括臺灣）向外擴張。「出東南亞假說」認為南島語族的源頭是在島嶼東南亞。「慢船假說」是由遺傳學者依 Y 染色體標記，指出波里尼西亞人的祖先源於亞洲，但在他們進入大洋洲之前，已經與美拉尼西亞人有廣泛地混血。「糾纏地帶假說」提倡者特勒爾(John Terrell)指出南島語族在太平洋的移民史不是簡單的擴散，透過社會與貿易網絡，形成一個複雜糾纏的過程(1988)。主張「三 I 假說」(Triple I Hypothesis—*intrusion, innovation, integration*)的葛林(Roger Green)同意南島語族擴散議題的複雜性。葛林指出代表南島語族的 Lapita 文化之所以出現在太平洋，並非直接由東南亞移入，而是源於非土著亞洲元素的進入、當地新的發明、以及非土著與土著元素的整合(1991)。
4. 不同於白樂思與貝爾伍德，美國人類學者威廉·索爾海姆(Wilhelm Solheim)和美國考古學者威廉·梅卡姆(William Meacham)主張「出東南亞假說」(out of Southeast Asia Hypothesis)。索爾海姆指出現有的考古資料不支持南島語族自北向南移動的說法(Solheim 77-88)；而威廉·梅卡姆依據臺灣長濱文化和菲律賓石瓣、石片工業傳統在年代模式的相似性，卻不見中國大陸有其史前文化，因而推測南島語族大約是在公元前一萬年到公元前五千年之間由菲律賓向臺灣擴散(Meacham 227-254)。
5. 李登輝政府時期推動的南向政策，包括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推動（第一期）「加強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持續推動並強化寮國、緬甸、柬埔寨、紐西蘭與澳洲等國，制定「加強對東南亞及紐澳地區經貿工作綱領」。
6. 李亦園口述，〈李亦園院士對族羣稱呼的主張〉，參考李亦園(1992)。漢寶德之意見參照 Vicker (2009)，頁 69-101。
7. 〈尊重原住民的自稱〉，參考黃應貴、蔣斌、陳茂泰、石磊、瞿海源(1992)。
8. 這些視角諸如邱子修以「交織含混互動主體」為論述主軸，比較夏曼·藍波安《航海家的臉》、莫瑞斯(Rodney Morales)《當鯊魚反擊時》、湯姆斯·金(Thomas King)《草長青、水長流》，詮釋跨文化主體生成的不同考慮。黃心雅比較夏曼·藍波安與太平洋東加作家艾培立·浩鷗法，指出原住民族跨越疆界的海洋論述，得以對抗、批判以「民族——國家」主權為基礎的殖民政治，重新定義陸地與海島的關係。

徵引文獻

- 阿道·巴辣夫(1992)〈好想「彌啁啁」啊，現在〉。《臺灣時報》，23 Mar.: 22。
- 阿道·巴辣夫(2003)〈肛門說：我們才是愛幣力君啊！給雅美勇士，在立法院〉
[1993]。孫大川(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詩歌卷》(新北市：印
刻文學)。
- Bellwood, Peter (1980) "The Peopling of Pacific." *Scientific American* 243.5: 174-185.
- Blust, Robert (1988)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s* 26.1: 45-67.
- Broadberry, Richard E., Chu Chen-Chung, Marie Lin, Loo Jun-Hun, Jean A. Trejaut & Yu Lung-Chih (2005) "Genetic diversit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Possible relationship with insular Southeast Asia." Roger Blench, Laurent Sagart & Alicia Sanchez-Mazas (eds.):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London: Routledge), 70-87.
- 蔡百銓(1995)〈臺灣：南島文化復興基地：序「大洋洲報導」開講篇〉。《山海文化雙月刊》no.8(Jan.): 114-115。
- 蔡英文(2018)〈出席南島民族論壇 總統盼增進與南島民族的對話與合作 攜手為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帶來貢獻〉。《總統府新聞》，1 Aug. (www.president.gov.tw/NEWS/23536)。
- 陳國棟、陳其南、何傳坤、李壬癸、李毓中、林會承、林媽利、童元昭、翁佳音、吳榮順、臧振華(2007)〈專題座談會議實錄：臺灣南島研究的展望〉。《文資學報》no.3(Apr.): 165-198。
- 陳茂泰、蔣斌、黃應貴、石磊、瞿海源(1992)〈尊重原住民的自稱〉。《自立早報》，16 May: 4。
- 陳怡君、王泰升(2015)〈從「認同」到「認定」：西拉雅族人的原住民身份認定問題〉。施正鋒(編)：11-34。
- Epeli Hau'ofa [艾培立·浩鷗法] (2018)《以海為身，以洋為度：浩鷗法選輯》[*We Are the Ocean: Selected Works*]。林浩立、黃郁茜、郭佩宜(譯)(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 Green, Roger C. (1991)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Current Evidence and Proposed Models."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no.11: 295-305.
- 何翠萍、蔣斌(2003)〈導論〉。何翠萍、蔣斌(編)：《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羣》(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29。

- Huang Hsinya (2010) "Representing Indigenous Bodies in Epeli Hau'ofa and Syaman Rapongan." *Tamkang Review* 40.2(June): 3-19.
- 黃居正(2015)〈多元文化主義與西拉雅族正名：一個對後設國家權力平衡算式的思考〉。施正鋒(編)：99-118。
- 黃奎博、周容卉(2014)〈我國「南向政策」之回顧與影響〉。《展望與探索》12.8(Aug.): 61-69。
- 監察院(2017)〈「南島文化對新南向政策之意義」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監察院研究報告(www.cy.gov.tw/AP_Home/Op_Upload/eDoc/%E5%87%BA%E7%89%88%E5%93%81/107/1070000171010700857p.pdf)。
- 今福龍太(2008)《羣島：世界論》(日本：岩波書店)。
- 今福龍太(2019)〈序言〉[2008]。朱惠足(譯)。《文化研究》no.28: 214-225。
- 李壬癸(2012)〈百年來的語言學〉。《臺灣語文研究》7.1(Mar.): 1-36。
- 李亦園(1992)〈族羣名稱應避免訴諸激越感情〉。《聯合報》，8 May: 6。
- Linnckin, Jocelyn & Linette Poyer (ed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林明德(編)(1995)《南島時報》(高雄：南島時報社)。
- 劉璧榛(2010)〈文化產業、文化振興與文化公民權：原住民族文化政策的變遷與論辯〉。黃樹民、章英華(編)：《臺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405-459。
- 盧梅芬(2016)〈從南島語系到南島奇觀：南島文化園區規畫及其文化再現之形成脈絡〉。《臺東大學人文學報》6.1(June): 35-93。
- Meacham, William (1995) "Austronesian Origins and the Peopling of Taiwan." Li Jen-kuei (ed.): *Austronesian Studies Relating to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27-254.
- 潘朝成(2012)〈臺灣沒有「平埔族」，只有原住民族〉。《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2.1(Mar.): 5-187。
- 潘朝成(2018)〈變與不變：平埔族羣復名復權運動〉。《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8.4(Dec.): 67-93。
- 邱子修(2014)《他方闖境的生命政治：環北太平洋區域少數文學的跨文化翻譯／異》(臺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 莎韻·斗夙、雅柏甦詠·博依哲努(2019)〈一〇八年度臺紐文化尋根計畫赴紐團出國報告〉。(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800939/001)。
- 〈十月底首訪南太平洋友邦 蔡總統「尋親之旅」避十九大〉(2017)。《民報》，

- 13 Oct. (www.peoplenews.tw/news/c88be8a4-7bae-4f85-848e-edf9d697e1).
- 施正鋒(編)(2015)《西拉雅平埔原住民身份論文集》(臺南:臺南市政府)。
- Solheim, Wilhelm G. (1988) "The Nusantao Hypothesis: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Austronesian Speakers." *Asian Perspectives* 26.1: 77-88.
- 孫大川(1993)〈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no.1(Nov.): 1-5。
- 孫大川(1995)〈搭盧灣手記〉。《山海文化雙月刊》no.8(Jan.): 1。
- 孫大川(2008)〈從生番到熟漢: 番語漢化與漢語番化的文學考察〉。《臺灣原住民族研究》1.4(Dec.): 175-196。
- 孫大川(編)(1993)《山海文化》(臺北:山海文化雜誌社)。
- Terrell, John (1991) "History as a Family Tree, History as an Entangled Bank: Constructing 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Prehistory in the South Pacific." *Antiquity*, no.62 [237]: 642-657.
- 童元昭(2018)〈推薦序: 原住民、南島與世界〉。Epeli Hau'ofa: 8-11。
- Vicker, Edward (2009) "Rewriting Museums in Taiwan." Shih Fanglong, Stuart Thompson & Pual-Francois Tremlett (eds.): *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 (Abingdon: Routledge), 69-101.
- 王甫昌(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羣想像》(臺北:羣學出版公司)。
- 王智明(2019)〈編輯室的話: 沒有人是一座島嶼〉。《文化研究》no.28: 4-8。
- 魏貽君(2013)《戰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索》(臺北:印刻文學), 333-372。
- 吳秉謙(2009)〈臺灣原住民族的南島民族想像: 以一九九〇年代《南島時報》為例〉, 碩士論文,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臺北。
- 吳人豪(2015)〈原住民欺負原住民? 西拉雅族正名訴訟的省思〉。施正鋒(編): 85-98。
- 夏曼·藍波安(1999)《黑色的翅膀》(臺中:晨星)。
- 夏曼·藍波安(2014)《大海浮夢》(臺北:印刻)。
- 蕭阿勤(2012)〈書寫民族歷史〉。《重構臺灣: 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74-322。
- 許維德(2013)〈把臺灣「高山族」變成中國「炎黃子孫」: 以臺灣原住民起源「西來論」為核心的探索〉。《族羣與國族認同的形成: 臺灣客家、原住民與臺美人的研究》(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265-318。
- 夷將·拔路兒(編)(2008)《臺灣原住民族運動史料彙編》, 上冊(臺北:國史館)。
- 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南島民族論壇六年計畫〉。原住民族委員會 (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F6F47C22D1435F95/2D9680BFECBE80B67)

- 4198AA1F0A3DA44-info.html)。
- 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a)〈南島民族論壇二〇一九年執委會在帛琉舉行〉。南島民族論壇(austronesianforum.org/zh-tw/big-plan/index.html)。
- 臧振華(2012)〈再論南島語族的起源與擴散問題〉。《南島研究學報》3.1(Jun): 87-119。

WORKS CITED

- Adaw Palaf (1992) “Haoxiang ‘mizhouzhou’ a, xianzai” [I want to ‘Yum Yum,’ now!]. *Taiwan Times*, 23 Mar.: 22.
- Adaw Palaf (2003) “Gangmen shuo: Women caishi aibilijun a! gei Yamei yongshi, zai lifayuan” [The Government says: We are the Aborigines! For the Yamei Warriors,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1993]. Sun Dachuan (ed.): *Taiwan yuanzhu minzu hanyu wenxue xuanji: shige juan* [An Anthology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from Indigenous People of Taiwan: Poems and Songs] (Taipei: Ink Press).
- Bellwood, Peter (1980) “The Peopling of Pacific.” *Scientific American* 243.5: 174-185.
- Blust, Robert (1988) “The Austronesian Homeland: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s* 26.1: 45-67.
- Broadberry, Richard E., Chu Chen-Chung, Marie Lin, Loo Jun-Hun, Jean A. Trejaut & Yu Lung-Chih (2005) “Genetic diversit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Possible relationship with insular Southeast Asia.” Roger Blench, Laurent Sagart & Alicia Sanchez-Mazas (eds.):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London: Routledge), 70-87.
- Cai Baiquan (1995) “Taiwan: Nandao wenhua fuxing jidi — Xu ‘dayangzhou baodao’ kaijiang pian” [Taiwan: South Island Cultural Revival Base—Preface to “Oceania Report”]. *Taiwan Indigenous Voice Bimonthly*, no.8(Jan.): 114-115.
- Chen Guodong, Chen Qinan, He Chuankun, Li Rengui, Li Yuzhong, Lin Huicheng, Lin Mali, Tong Yuanzhao, Weng Jiayin, Wu Rongshun, Zang Zhenhua (2007) “Zhuanti zuotan huiyi shilu: Taiwan nandao yanjiu de zhanwang”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rospects for the Study of the South Island of Taiwan].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no.3(Apr.): 165-198。
- Chen Maotai, Jiang Bin, Huang Yinggui, Shi Lei & Qu Haiyuan (1992) “Zunzhong yuanzhu min de zicheng” [Respect for Indigenous People’s Self-proclamation]. *Independence Morning Post*, 16 May: 4.
- Chen Yijun & Wang Taisheng (2015) “Cong ‘rentong’ dao ‘rending’: Xilaya zuren de yuanzhu min shenfen rending wenti” [From “Identity” to “Recognition”: The

- Indigenous Identity of the Siraya People]. Shi Zhengfeng (ed.): 11-34.
- Control Yuan (2017) “‘Nandao wenhua dui xinnanxiang zhengce zhi yiyi’ tonganxing anjian tiaocha yan jiu”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s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South Island Culture to the New Southward Policy”] Research Report of the Control Yuan. (www.cy.gov.tw/AP_Home/Op_Upload/eDoc/%E5%87%BA%E7%89%88%E5%93%81/107/1070000171010700857p.pdf)
-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19) “Nandao minzu luntan liunian jihua” [Austronesian Forum’s Six Years Plan]. (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F6F47C22D1435F95/2D9680BFECBE80B674198AA1F0A3DA44-info.html).
-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19a) “Nandao minzu luntan erlingyijiu nian zhiweihui zai Boliu juxing” [South Island Nations Forum 2019 Executive Committee held in Palau] (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35AE118732EB6B AF&DID=2D9680BFECBE80B648AE45D63E296CAD).
- Epeli Hau’ofa (2018) *Yi hai weishen, yi yang weidu: Haooufa xuanji* [*We are the Ocean: Selected Works of Epeli Hau’ofa*]. Trans. Lin Haoli, Huang Yuqian & Guo Peiyi (Taipe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 Green, Roger C. (1991)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Current Evidence and Proposed Models.”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no.11: 295-305.
- He Cuiping & Jiang Bin (2003) “Daolun” [Introduction]. He Cuiping & Jiang Bin (eds.): *Guojia, shichang yu mailuohua de zuqun* [Nation, Market and Ethnic Groups Contextualized] (Taipei: Institution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29.
- Huang Hsinya (2010) “Representing Indigenous Bodies in Epeli Hau’ofa and Syaman Rapongan.” *Tamkang Review* 40.2(June): 3-19.
- Huang Juzheng (2015) “Duoyuan wenhua zhuyi yu Xilayazu zhengming: Yige dui houshe guojia quanli pingheng suanshi de sikao” [Multiculturalism and Siraya Righteousness: A Reflection on the Power Balance Equation in the Metanational State]. Shi Zhengfeng (ed.): 99-118.
- Huang Kuibo & Zhou Ronghui (2014) “Wo guo ‘nanxiang zhengce’ zhi huigu yu yingxiang” [A Review of “Southbound Policy” and Its Impact]. *Prospects and Explorations Monthly* 12.8(Aug.): 61-69.
- Icyang Parod (ed.) (2008) *Taiwan yuanzhu minzu yundong shiliao huibian* [*Compendium of the History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Movement in Taiwan*], vol.1 (Taipei: Academia Historica).
- Li Jen-kuei (2012) “Bainian lai de yuyanxue”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Linguistics].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7.1(Mar.): 1-36.
- Li Yiyuan (1992) “Zuqun mingcheng ying bimian suzhu jiyue ganqing” [Ethnic Namly should avoid appealing to inflammatory feelings]. *United Daily News*, 8 May: 6.
- Lin Mingde (ed.) (1995) *South Island Times* (Kaohsiung: Nan Dao Times).

- Linnckin, Jocelyn & Linette Poyer (ed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Liu Bizhen (2010) "Wenhua changye, wenhua zhenxing yu wenhua gongminquan: Yuanzhuminzu wenhua zhengce de bianqian yu lunbian" [Cultural Industries,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Citizenship: Changes and Debates in the Cultural Polic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Huang Shumin & Zhang Yinghua (eds.): *Taiwan yuanzhumin zhengce bianqian yu shehui fazhan [Policy Chang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405-459.
- Lu Meifen (2016) "Cong nandao yuxi dao nandao qiguan: Nandao wenhua yuanqu guihua ji qi wenhua zaixian zhi xingcheng mailuo" [From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to Austronesian Spectacle: The Formation of Context for the Planning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Austronesian Cultural Park]. *Journal of Humanitie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6.1(June): 35-93.
- Mafuku Ryuta (2008) *Qundao: shijie lun [Islands: World Theory]* (Tokyo: Iwanami Shoten).
- Mafuku Ryuta (2019) "Xuyan" [Prelude] [2008]. Trans. Zhu Huiju.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no.28: 214-225.
- Meacham, William (1995) "Austronesian Origins and the Peopling of Taiwan." Li Jen-kuei (ed.): *Austronesian Studies Relating to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27-254.
- Pan Zhaocheng (2012) "Taiwan meiyou 'pingpu zu' zhiyou yuanzhu minzu" [There Is No So-called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s' but Indigenous Peoples]. *Journal of Taiwan Indigenous Studies* 2.1(Mar.): 5-187.
- Pan Zhaocheng (2018) "Bian yu bubian pingpu zuqun fuming fuquan yundong"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of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s]. *Journal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Studies* 8.4(Dec.): 67-93.
- Qiu Zixiu (2014) *Tafang yujing de shengming zhengzhi: Huan beitaipingyang quyue shaoshu wenxue de kua wenhua fanyi/yi [Biopolitics in the Liminal Spaces of the Other: Transcultural Differentiated Translations of Minor Literatures in North Pacific Rim]* (Taipei: Hanlu Publishing Co.).
- Sayun Tosu & Yapasuyongu Poiconu (2019) "Yilingba niandu Tai Niu wenhua xun gen jihua funiutuan chuguo baogao" [Report of the 2019 Taiwan-New Zealand Cultural Tracing Project Delegation to New Zealand]. (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800939/001).
- Shi Zhengfeng (ed.)(2015) *Xilaya pingpu yuanzhumin shenfen lunwen ji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Siraya]* (Tainan: Tainan City Government).
- "Shiyue di shoufang nan taipingyang youbang Cai Zongtong 'xunqinzhilu' bi shijiu da" [President Tsai is to visit South Pacific countries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end

- of October to avoid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2017). *Taiwan People News*, 13 Oct. ([www. peoplenews.tw/news/c88be8a4-7bae-4f85-848e-edf9d697e1](http://www.peoplenews.tw/news/c88be8a4-7bae-4f85-848e-edf9d697e1)).
- Solheim, Wilhelm G. (1988) "The Nusantao Hypothesis: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Austronesian Speakers." *Asian Perspectives* 26.1: 77-88.
- Sun Dachuan (1993) "Shanghai shijie" [Mountain and Sea World]. *Taiwan Indigenous Voice Bimonthly*, no.1(Nov.): 1-5.
- Sun Dachuan (1995) "Daluwan shouji" [Notes of Daluwan]. *Taiwan Indigenous Voice Bimonthly*, no.8(Jan.): 1.
- Sun Dachuan (2008) "Cong shengfan dao shouhan: Fanyu hanhua yu hanyu fanhua de wenxue kaocha" [From "Raw Indigenous" to "Han Chinese":An Literary Survey of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Indigenous and Chinese Languages]. *Taiw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Studies* 1.4(Dec): 175-196.
- Sun Dachuan (ed.) (1993) *Shanghai wenhua* [*Taiwan Indigenous Voice Bimonthly*] (Taipei: Taiwan Indigenous Voice Bimonthly Publisher).
- Syaman Rapongan (1999) *Heise de chibang* [*Black Wings*] (Taichung: Morning Star Publishing Co.).
- Syaman Rapongan (2014) *Dahai fumeng* [*Floating Dreams of the Sea*] (Taipei: Ink Press).
- Terell, John (1991) "History as a Family Tree, History as an Entangled Bank: Constructing 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Prehistory in the South Pacific." *Antiquity*, no.62 [237]: 642-657.
- Tong Yuanzhao (2018) "Tuijian xu: Yuanzhumin, nandao yu shijie" [Preface: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he South Island and the World]. *Epeli Hau'ofa* 8-11.
- Tsai Ing-wen (2018) "Chuxi nandaominzu luntan Zongtong pan zengjin yu nandaominzu de duihua yu hezuo Xishou wei taipingyang diqu de heping yu fanrong dailai gongxian" [The President Hopes to Enhanc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South Islanders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Pacific Region].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O.C.*, 1 Aug. ([www. president.gov.tw/NEWS/23536](http://www.president.gov.tw/NEWS/23536)).
- Vicker, Edward (2009) "Rewriting Museums in Taiwan." Shih Fanglong, Stuart Thompson & Pual-Francois Tremlett (eds.): *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 (Abingdon: Routledge), 69-101.
- Wang Chih-ming (2019) "Bianjishi de hua: Meiyou ren shi yizuo daoyu" [From the Editor: No man is an island].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no.28: 4-8.
- Wang Fuchang (2003) *Dangdai Taiwan shehui de zuqun xiangxiang* [Ethnic Imagin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Co.).
- Wei Yijun (2013) *Zhanhou Taiwan yuanzhu minzu wenxue xingcheng de tansuo*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of Post-War Indigenous Literature in Taiwan*] (Taipei: Ink Press Co.), 333-372.
- Wu Bingqian (2009) "Taiwan yuanzhu minzu de nandao minzu xiangxiang: Yi yijiu

- jioling niandai *Nandao shibao weili*" [The South Island Ethnic Imagination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The Case of the *South Island Times* in the 1990s].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aipei.
- Wu Renhao (2015) "Yuanzhumin qifu yuanzhumin? Xilaya zu zhengming susong de xingsi" [Indigenous People Bullying of the Indigenous? Reflections on the Silayan Rectification Proceedings]. Shi Zhengfeng (ed.): 85-98.
- Xiao A Qin (2012) "Shuxie minzu lishi" [Writing National History]. *Zhonggou Taiwan: Dangdai minzu zhuyi de wenhua zhengzhi* [Reconstructing Taiwa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274-322.
- Xu Weide (2013) "Ba Taiwan 'gaoshanzu' biancheng Zhongguo 'yanhuang zisun': Yi Taiwan yuanzhumin qiyan 'xilai lun' wei hexin de tansuo" [Transforming Taiwan's "Highlanders" into China's "Descendants of Yan Huang": An Exploration Focusing on the "Western Theory" of Taiwan's Indigenous Origins]. *Zuqun yu guozu rentong de xingcheng: Taiwan kejia yuanzhumin yu Tai-Meiren de yanjiu* [Ethnic Groups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 Study of Hakka, the Indigenous in Taiwan and Taiwanese American] (Taoyu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Press.), 265-318.
- Zang Zhenhua (2012) "Zai lun nandao yuzu de qiyan yu kuosan wenti" [The Question of Austronesian Origin and Dispersal Revisited].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3.1(June): 87-119.

摘 要

本論文以「南島」為切入點，梳理一九九零年代以來臺灣南島文化建構的軌跡，並指出原住民族作家作品在此政策、論述下的反思。在臺灣國族主義運動、原運的脈絡下，「南島民族」二元對立於「炎黃子孫」所指涉的漢人、中華文化以及中國大陸。相較於此，原住民族作家作品留意文化交會的辯證關係。《山海文化》主編孫大川透過原住民族漢語文學辯證了文化中國與文化南島的影響，提出南島語言作為檢視臺灣歷史縱深的方法；夏曼·藍波安以生活經驗界定我羣為「海上的人」，更以海洋為家國之立場挑戰南島民族的血緣、語言分類，突顯海洋民族認同的張力。作家作品所展現的南島觀點，其意義不只是突顯不同主體論述「南島」的差異性，亦間接反省臺灣以南島為名的國家治理與族羣政治。

關鍵詞：南島語系、南島文化、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認同政治、島嶼想像

In the Name of “Austronesian”
A Case Study of Identity Politics and Insular Imagination on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CHEN Chih Fa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trace the discourses, academic and political,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Austronesian peoples since the 1990s, and examine related reflections on the discourses of Austronesian cultures with Taiwan, especially demonstrated in the field of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aiwanese nationalist movements and Taiwan indigenous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concept of Austronesian cultures is often utilized by political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narratives as binary classification with the meaning of “Chinese descendant”; and this approach is concerned with an opposing relation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n people, as well as Taiwan and China. Compared with this kind of binary opposition, indigenous writers such as Sun Dachuan and Syaman Rapongan have sought to promote a relatively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Such an interaction-led viewpoint is related to two aspects: 1) the historical-theoretical reflection with the roots of ethnicity and language; 2) the individual-empirical interaction with temporary context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would suggest that the polyphonic quality within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reveals not only subjec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Austronesian peoples,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politic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aiwan for enriching Austronesian discourses since the 1990s.

KEYWORDS: Austronesian, Austronesian cultures,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identity, islands discourse